

第一章 夢境的糾纏

天空深沉如潑墨，一輪彎月時隱時現。篝火熊熊燃燒，一隊隊執矛兵士甲冑分明，步伐整齊劃一，有條不紊地巡邏著黑夜中的營地。

雲層越壓越低，一陣疾風吹過，豆大的雨點劈啪落下來，篝火漸漸熄滅，只有巡邏兵士依舊從容不迫。

疾風驟雨中，有一個營帳依舊燈火通明，良醫進進出出。

帳內榻上躺著一個約莫三歲上下的孩童，他發著高燒，滿臉通紅，呼吸越發急促。條地，這一切戛然而止。

良醫上前切脈，微顫的手撚起銀盤上一根羽毛，屏住呼吸伸到孩童鼻下。

羽毛絲毫不動。

良醫僵硬的轉過身，面對榻旁的一男一女，垂目不敢看兩位主子眸中最後的一絲期盼，他雙膝一軟，砰的跪倒在地，艱難萬分的說道：「我等無能，請殿下與王妃降罪。」話罷，他的額頭狠狠地磕在地上。

眼前的男子是秦王趙文煊，他面色青白，隱帶晦暗，身量頗高但瘦削，久病掏空了這位天潢貴胄的身子。

他聞言，目中的亮光驟然熄滅，閃過一絲深切的悲痛。

這是他唯一的子嗣，本來行軍是不帶婦孺孩童的，但他想著自己時日無多，此去京城怕是無法折返，因此他破例攜家眷同行，只盼太子登上大寶後，能看在兄弟情分上關照留京的孤兒寡母。

趙文煊沉默片刻，正要說話，不料身畔一沉，女子竟軟軟倒下。

他大急，不顧已是風中殘燭的病體，忙展臂抱住女子。

這女子便是榻上孩童之母，秦王側妃顧氏，乍聞噩耗，這個煎熬了數日的母親無法承受，雙目一閉昏厥過去。

下人忙協助趙文煊將顧側妃置於榻上，良醫診了脈，說側妃心力交瘁，又遭逢大悲，方會昏厥，身體並無大礙。

趙文煊心下稍安，緩緩坐於榻旁，低頭凝視顧側妃。

顧側妃眉目如畫，花容月貌，只可惜此刻血色盡失，面上沾上淚痕，喪子之痛打垮了這位年輕的母親。

滿帳下人跪地哀泣，趙文煊俯下身緊緊擁住女子，瘦削而冰涼的手指拂過她的面龐，眷戀而不捨。

他命不久矣，在嚥氣之前，必當要好好安置懷中之人，方能瞑目。

他誤了她，讓她將要青春守寡，原想著有個孩兒承歡膝下，娘倆的日子能輕快些，卻沒想到……

趙文煊閉目，一滴清淚落在女子的腮邊。

先帝駕崩，太子與越王搶奪皇位，常年備受皇父偏寵的越王佔據上風。

與太子同一母家的秦王不顧病勢沉重，揮軍向東以維護正統。

京城形勢刻不容緩，無論趙文煊如何悲痛，翌日清晨依舊準時拔營。

趙文煊率軍與太子匯合後，太子一方實力大增，遂大敗越王，並追截出京數十里。他這身體早已騎不得馬，乘了一輛銀頂黃蓋四駕大車，被眾軍緊緊簇擁其中。震天的喊殺聲響起，秦地將士常年北拒韃靼，備受風沙洗禮，悍然之氣撲面而來，一入陣中便如出鞘長劍，直插敵軍心臟。

越王一方混亂良久方回過神來，奮力抵抗。

趙文煊站在車轅之上，淡淡眺望片刻，見戰勢膠著，但己方勝局已定，心下放鬆方清咳兩聲。

「殿下，此處風大，妾身為你添件衣裳可好？」

說話的正是顧側妃，她此刻捧了一件暗紅色錦緞披風，撩起車簾子邁步到趙文煊身邊。

短短數日，顧側妃消瘦許多，她面上隱有淒然，但看向趙文煊的眸光帶有關切。趙文煊轉頭看她，目光不再冰冷，慢慢凝聚出眷戀、不捨以及欣然。

他握住顧側妃的手，唇畔揚起一絲笑意，「錦兒，我時日無多，如今太子得勝，日後妳留在京中亦有人照拂。」話罷，他喉間一陣癢意，忍不住低頭咳了一陣。人走茶涼，哪怕他是龍子鳳孫亦如此，他千里迢迢領軍進京，一是為了與太子同母家之誼，二便是為了眼前女子。

顧雲錦聽了他的話語，心疼莫名，見此情形，忙輕輕替他拍著背部，並為他披上厚披風，「殿下，你休要再說，我……」

她落了淚，哽咽片刻，正要再說，餘光卻見遠處銀芒閃耀。

趙文煊所在的位置本被重重守衛，不在敵方弓箭射程中，能確保安全。

可此刻銀光驟起，顧雲錦定睛一看，竟有三枝飛箭激射而來，箭頭映著陽光，明晃晃直刺人眼，直取趙文煊後心。

箭矢出現得讓人猝不及防，速度驚人，轉眼便到了車前。

侍衛奮力打下兩枝，但最後一枝角度刁鑽，眾人竟無能為力。

由發現銀光到此刻不過眨眼功夫，顧雲錦呼吸停滯，渾身血液冰涼。

見最後一枝利箭直奔趙文煊要害，她又驚又怒，殿下已命不久矣，為何還要他橫死當場？

在這個電光石火間，顧雲錦早已有動作，她倏地抱住趙文煊，柔弱的身軀爆發出驚人的力氣，猛地一轉身，與他換了個位置。

這枝激射的箭矢劃破空氣，「嗤」的一聲悶響，正中顧雲錦柔軟的心窩。

顧雲錦身子猛地繃緊一下，她隨即張開眼，面前是趙文煊震驚的黑眸。

趙文煊緊緊抱著她，神色悲痛，沙啞道：「錦兒，妳！妳為何如此？我……」本是個將死之人。

「不，殿下。」顧雲錦心頭極痛，但秀美的眉目間有著釋然，她輕輕一笑，聲音暢然，「殿下，如此好極，妾身不願獨活，讓我與孩兒長伴著殿下吧。」孩兒沒了，待他也不在了，她活著亦沒什麼意義。

顧雲錦神色柔和，眸中帶著眷戀，她抬手輕觸趙文煊的面龐。

趙文煊心中大痛，伸手緊緊握住那隻柔荑。

眼前越來越暗，顧雲錦努力睜大美眸，欲看清眼前男人。

「若有來生，妾身當長伴殿下左右。」話罷，顧雲錦無力支撐，她那雙點漆般的美眸闔上，螭首輕垂，伏在他頸側。

佳人已無氣息，一縷芳魂歸陰。

「錦兒！錦兒！」趙文煊心臟劇痛，他頓了片刻，一口鮮血噴出。

點點殷紅濺在左手上，灼熱的溫度透過手背直達心間。

男子傷心欲絕的目光揮之不去，那雙黑眸如影隨形，始終纏繞著。

「錦兒，錦兒，快醒醒。」一個柔和的女聲略帶擔憂，不厭其煩地輕喚著。

顧雲錦終於被推醒了，她猛地睜開眼，入目的是墨綠色簾帳，與昨夜一般無二。

那是一個夢，夢境如船過水無痕，只餘顧雲錦額際細密的汗珠，訴說它的存在。

方才推醒她的是一個相貌柔弱的美婦，此人是顧雲錦的生母林姨娘。林姨娘今年三十出頭，身段嬌小玲瓏，看著不過二十四、五。

林姨娘見顧雲錦終於醒了，忙執帕細細拭著女兒額上的冷汗，蹙眉問道：「錦兒，可是魘著了？」她面上擔憂之色難掩，「要不我稟了夫人，給你請個大夫瞧一瞧。」

她是妾室，主母並非好相與之人，但她就生了一女，視顧雲錦為眼珠子，涉及女兒，她自然仔細萬分，就算要去求主母亦甘願。

顧雲錦回過神，忙拒絕道：「姨娘，不用的，我沒事。」

生母不能喚娘，她自是不願，只可惜禮制如此，且隔牆有耳，要是不慎被人聽去，她們母女二人都會有大麻煩，因此這些情感只能放在心中彼此深藏。

林姨娘仔細打量女兒面色，未見異常，她略鬆了口氣，但仍有些不放心，輕聲問道：「錦兒，妳可是又作了那夢？」

顧雲錦聞言一愣，隨即點了點頭。

她不是第一次作這個夢了，頭回夢魘之後，她就與林姨娘說起過。這個異常真實的夢境自幼時起便纏繞著她，讓她難分夢裡夢外。

她看不清男子的臉，冗長的夢境，醒來後亦忘了大半，只有那帶著淒然與眷戀的目光始終深深印在心頭，還有……

顧雲錦忍不住抬手按了按胸前位置。那一箭來勢兇猛，直插她的心窩，那種冰涼的鈍痛感非常清晰，讓她覺得中箭之人就是自己，她一直有種難言的直覺，這一切是真實的。

顧雲錦垂眸，這會是預示夢嗎？

她上輩子卒於現代的連環車禍，本以為一了百了，哪知道會帶著記憶投生於古代，自此之後，她對於冥冥中事就有了敬畏，亦是因為如此，她此刻方會這般想，換了上輩子，她必定嗤之以鼻，說不得還會去看心理醫生。

此刻她當然不會如此說，只笑笑的對林姨娘道：「不記得了，方才醒過來就忘了。」

左手那灼熱的溫度彷彿還在，她忍不住蹭了蹭薄被。

顧雲錦這輩子的祖父是現任武安侯，生有兩子，長子為世子，而次子便是顧雲錦

的父親顧繼嚴。次子不能承爵，於是顧繼嚴便透過科舉出仕，謀求前程。

顧雲錦兩、三歲時便隨父親一起外放出京，直至月前顧繼嚴接到調令，他方攜家眷回京任職。

顧繼嚴心中歡喜，一路急趕，眼見就要到家了，不想他卻染了風寒病倒在床。

因為時間還算充裕，且他不願帶病回到父母跟前，於是便停了下來。

此地已是通州，顧家在這裡有莊子，一行人前日剛剛落腳。

這一路舟車勞頓，眾人疲憊不堪，因此顧雲錦的嫡母許氏傳了話，推遲了請安的時間，林姨娘方能一早便過來女兒房中。要知道，平日這個時候她已經前往正房伺候主母了。

顧繼嚴是一個十足的古代士大夫，他重子嗣，尤其嫡子，似顧雲錦般的庶女，他雖不蔑視，但也不放在心上，連同一干妾室皆盡數交到嫡妻手裡，從不多問。而許氏是一個厲害人物，顧繼嚴膝下兩子全是嫡出，餘下的姨娘能養活的都是女兒。

林姨娘母女都在許氏手底下生活，顧雲錦在此間已有十五年，早就清楚自己的身分，既無不妥，就沒必要徒生波折了。

顧雲錦吁了一口氣，定了定神，努力將方才的夢境拋在腦後，揚唇對林姨娘笑道：

「姨娘，我很好，妳無須擔憂。」說著，她便讓丫鬟攙扶起身梳洗更衣。

且不論她一個庶出之女如何會在兩軍廝殺之時被箭射死，若那真是預示夢，她僅憑些許記憶亦無可奈何，只能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罷了。

她是死過一次的人了，應更豁達些，能活著就是一件極好的事。

顧雲錦拾掇妥當，末了執起玉梳仔細地理了理額前的劉海。

她的劉海很長，柔軟的墨髮服貼，遮住飽滿的額頭與黛眉，一直垂落到上眼瞼處，擋住小半張臉。

顧雲錦極美，尤其是眉眼，她有一雙極豔的桃花目，那眸如點漆，黑白分明，籠罩著一層氤氳的霧氣。

這一雙眼睛看著本應極為嫵媚，偏偏其上是兩彎細細的柳葉眉，端莊嫻雅，柔弱惹人憐惜，將一切可能的媚俗盡數抹了個乾淨。

天然風情全在眉眼，但對於一個庶女來說，太引人矚目不是好事，適當收斂鋒芒方為上策。

顧雲錦不是真正的稚童，無須林姨娘囑咐，她自幼時起便將劉海蓄長，蓋到上眼瞼上方，不遮擋視線便可。

她平日見某些人皆低首斂目，此舉既能掩蓋不少東西，也很符合時下閨閣淑女的形象。

顧雲錦心下對這些規矩不以為然，但無奈已投生此間，只能入境隨俗。

「錦兒若非投生在我這沒用的肚皮，也不必受如此委屈。」林姨娘見狀心酸，黯難道。

顧雲錦放下玉梳，笑道：「姨娘，妳胡說什麼，我可是高興得緊。」

生身之恩，多年慈愛，點點滴滴顧雲錦俱放在心頭。她的待遇及不上嫡女，未來

也或許還有波折，但她卻甘之如飴。

對於古代女子來說，待字閨中時不過是人生第一階段，或許她未必能收穫真摯的愛情，但作為侯府小姐，哪怕是庶出，她努力一把，未嘗不能過得好。

不過在此之前，顧雲錦還有一個麻煩需要解決。

她眼瞼微垂，眸色稍暗。

此時兩人已整理妥當，正要去給許氏請安，不料有僕婦傳話，說夫人要出門為老爺祈平安，免了請安，要二姑娘趕緊到二門去。

顧雲錦聞言，面上表情不變，心下卻嗤之以鼻。

她那父親不過是小病，哪裡需要什麼祈平安，大約是嫡姊顧雲嫵想要出門放風，許氏疼愛女兒沒有拒絕，便有了這麼一齣。這種以孝為名的活動，許氏不能只帶親女一人，於是顧雲錦等人也被捎上了。

雖是如此，顧雲錦也不能耽擱，她匆匆與林姨娘告別便出了門。

顧雲錦領著丫鬟婆子到了二門，許氏與顧雲嫵已經上了頭一輛馬車，一等她上車坐穩，車夫一甩鞭子，拉車的馬匹便邁開蹄子往前行去。

車廂中還有顧家三姑娘顧雲淑，她只比顧雲錦小一歲，今年十四。姊妹兩人的關係只算一般，互相見了禮後便各自沉默不語。

馬車走了一個時辰便到了目的地，停了下來。

丫鬟起身，剛要上前撩起車簾，外面便響起一道男聲——

「表妹，已經到了，快下車吧。」

說罷，有一隻大手探進來，撩起馬車的簾子。

一聽見此人的聲音，顧雲錦便微微蹙眉，目中閃過一絲厭惡。

她的麻煩便是說話之人，此人是許氏的娘家侄兒許成德。他家道中落，年前跋涉千里來投奔姑母。

許氏自是憐惜侄兒，剛好他到了婚配年齡，於是她便有了謀算，想將膝下一個庶女許配給侄兒。

這許成德錢財不多，又孤身一人，若是正常情況，他想娶侯府小姐那是作夢。但現在有許氏做主，若是再哄得顧繼嚴點頭，事情便成了。

好在許氏還沒來得及探探夫君的口風，調令便到了。顧繼嚴要交接手頭公務，早出晚歸，而許氏也忙著歸置箱籠，於是這事便耽擱了下來。

然而就許成德本人而言，只覺得侯府庶女娶定了，他相中了品貌出眾的顧雲錦，一有機會便大獻殷勤，譬如現在。

此處已是佛門清淨地，偏偏出現了這麼一個糟心人。

許成德聲音一起，顧雲錦余光便見顧雲淑馬上往後縮了縮，垂下眼瞼沒有看她，她也沒在意，反正她並不指望這不同娘生的妹妹有多少手足之情。

顧雲錦抬眼看向車簾處，許成德話罷，探向前的手已經向上，正在撩起車簾。

她坐在接近車簾的地方，這麼瞥過去，看見許成德一截墨綠色團花暗紋錦袍的同時，不免也能望見些許馬車外的景色。

馬車停靠的地方在寺院正門的臺階下，地上鋪著整齊的長條青石板。

時值春季，濕潤而多雨，這些鋪就多年的老青石板互相銜接的地方長了一圈碧綠的苔蘚，縫隙筆直，從那頭延伸到馬車底下。

許成德站立的地方，應當正好在青苔的前方。

顧雲錦柳眉輕抬，不過瞬息功夫，她心中一動，人已經站起，立即伸出手將那撩起些許的車簾條地掀起。

馬車外的許成德猝不及防，下意識往前邁了半步，手順著車簾而去。

他抬起頭，顧雲錦那張俏麗的小臉映入眼簾，心中頓時一喜，剛要張嘴說話，「表妹……」不料腳下一陣滑溜，他心裡咯噔一下，忙低頭要站穩，只可惜這苔蘚多年累積，長勢極好，他的掙扎並無用處。

許成德頓了頓，還是失去了平衡，身體向前撲去，砰的一聲，下巴重重地撞在車廂門框上。

許成德下頷劇痛，口腔立即嘗到血腥的味道，他狼狽站起，捂著嘴巴說不出話來。

「表哥！」顧雲錦柳眉輕蹙，捂唇驚呼一聲，低頭關切問道：「表哥你沒事吧，可是磕得狠了？」她一臉自責，垂目道：「都是我的錯，我掀簾子急切了些。」許成德聞言忙騰出一隻手使勁地擺了擺，緩了片刻方勉強含糊道：「我無事，這怪不得表妹，是我沒站穩。」

顧雲錦面色放緩，她點頭說：「表哥無事就好。」

她瞥了眼許成德，見他面有痛色，大著舌頭說不清話，不禁心下稍稍舒坦，面上亦帶了絲微笑。

讓你癡心妄想，讓你視本姑娘為囊中物！

等疼痛緩了之後，許成德的下巴處多了一大塊淤青，許氏領著女兒下車，見了，蹙眉問道：「德兒，你的臉是怎麼回事？」

許氏今年未及四旬，相貌只算端莊，此生絕對與美人沾不上邊，身材很豐腴，整體看上去頗為圓潤，也難怪顧繼嚴近年來除了初一、十五，基本上不會歇在正房。不過她雖然姿色不出眾，卻能把持後宅，讓一個庶子俱無，還是有一定手腕的。許氏今兒穿了件寶藍色提花緞面小襖，頭戴一支嵌寶累絲赤金釵，腕上掛了兩對明晃晃的嵌珠金鐲，好一副官夫人的派頭。

許氏知道侄兒往後頭湊，也不在意，反正她想著，這兩個庶女肯定要嫁一個給侄兒的。

慕少艾也是人之常情，侄兒看中了相貌標緻的顧雲錦，她已經在算計著到了京城後如何讓顧繼嚴點頭。回京後或許難些，但她是嫡母，只要多費心思，肯定能成。只不過這侄兒出門前還好好的，怎麼一陣子功夫就成這樣了？

許成德聽了姑母問話，只是不好意思表示路上有苔蘚，他不小心滑了一跤。

許氏無奈，只得說：「德兒，你應當謹慎些。」

她多次向顧繼嚴說起，讓他提攜一下許成德，結果收效甚微，她明白，這侄兒為人不穩重是一大原因。

她瞥了一眼那邊兩個庶女，見顧雲錦安靜站著，更堅定了要將顧雲錦許給侄兒的決心，要不然許成德日後的處境怕會更加不堪。

侄兒成親前能借住姑母家，成親後就不能如此了，顧雲錦雖是庶女，但嫁妝按例也豐厚，許成德娶了她，其中一大好處便是囊中無憂。

許氏與許成德說了幾句，旁邊的顧雲嫵等得不耐煩了，她瞥一眼唯唯諾諾的表兄，又扯了扯母親的手臂。

等回京後，這等逍遙日子就沒有了，她一刻也不想浪費。

顧雲嫵是許氏的骨肉，知女莫若母，許氏哪能不懂，她只得安撫性地拍了拍女兒的手臂，隨即說道：「好了，咱們進去吧。」

誰的女兒誰心疼，顧繼嚴外放十餘年，許氏一人獨大，顧雲嫵當然活得逍遙自在，待回京後，日子肯定不比從前，許氏此刻也捨不得拂了女兒的意。

於是許氏頓住話題，轉身領著一千人浩浩蕩蕩的往寺院大門行去。

顧雲錦一如既往的保持安靜，她不著痕跡的遠離許成德數尺距離，方拾級而上。

近來春雨綿綿，今日終於停歇，旭日從雲層後稍稍露出，一抹晨光初現。

顧雲錦被丫鬟攙扶徐行，她順勢抬頭往上看，這百年寶剎莊嚴古樸，陽光為其披上一層金輝，高懸的匾額上有著三個金漆大字「報恩寺」。

那三個莊重的大字配上古剎，實在相得益彰，只不過顧雲錦剛瞥見，心中就驀然一突。

「報恩寺？這不是通州寺嗎？」她十分驚訝，不禁轉頭看向身邊的丫鬟。

這丫鬟名碧桃，是顧雲錦的貼身大丫鬟，與主子一起長大，最是忠心耿耿不過。京城裡頭，其他勛貴人家的庶出姑娘們過的是什麼日子，顧雲錦並不清楚，反正她出京十餘年，由於父親、嫡母不在意，她倒從沒享受過所謂二、三十人伺候的生活。

林姨娘每每說到此處，覺得自己女兒好生委屈，都要抹淚一番。

顧雲錦倒不在意，不是自己的強求不來，與其糾結這些無處使力的地方，不如好好過自己的日子吧。

不過，往常顧雲錦左右也是有十人、八人伺候的，像今日這般僅可憐巴巴的剩下一個碧桃，倒是破天荒頭一遭。

當初顧繼嚴接到調令後，許氏便開始收拾家當、遣散僕從，準備上京了，畢竟顧繼嚴原先任職之處在江南，這千里迢迢的，不可能把所有下僕帶過去，不要說官船容不下，便是容下了也不會帶。原因很簡單，京城的武安侯府中有的是世僕，這些外來的僕役實在無用武之地。

順理成章的，各位主子跟前的人手要一再裁減，這麼一來，顧雲嫵不樂意了。

她僅僅比顧雲錦大了幾個月，今年也是十五，一回京城就要物色人家出嫁。這女子出閣，身邊是否有忠心且順手的丫鬟很重要，許氏母女闊別京城多年，侯府的人手肯定不如自己用慣了的方便，因此顧雲嫵身邊那幾十個丫鬟婆子就必須留下來。

這個決定與實際情況背道而馳，於是顧雲錦與顧雲淑就遭殃了，兩人身邊用得熟悉的下僕幾乎被砍了個乾淨，名額用來放顧雲嫵身邊的人，顧雲錦身邊僅剩一個碧桃。

這個行為雖讓顧雲錦不喜，但實際上並無太大傷害，反正她身邊能確保不是許氏耳目的不過幾人罷了。這幾人有的故土難離，有的到了年紀要嫁人，能毫無牽掛跟著北上的也就剩下碧桃。

回了侯府，到時候重新配了丫鬟婆子，說不定耳目還能少些，畢竟能在武安侯府掌家的，肯定輪不到許氏。

聽到顧雲錦的問話，碧桃不知所以然，只得無措地搖了搖頭。

她答不出來，不過有人卻知道。

許成德剛好聽到這句問話，趕緊湊上前殷勤的給顧雲錦解釋道：「表妹，這寺本名報恩寺，是通州最有名的寺廟，餘者無能出其右，大家說著說著，就稱其為通州寺了。」

顧雲錦聞言只心不在焉地點點頭表示知道了，她此刻心跳快如擂鼓，實在無心敷衍這人。

自幼年至今，她時常作一些分外真實的夢，在這些夢中，雖然絕大部分是昨日中箭身亡的那個夢，但偶爾也會有其他的夢。

她有印象的不多，其中一個便是發生在寺院中，那寺院的大名她記得分明，正是這「報恩寺」。

顧雲錦瞥了一眼旁邊亦步亦趨的許成德，在夢中，她正好看見他落水後拚命掙扎呼救，地點就在報恩寺後的蓮池當中。

此報恩寺會是彼報恩寺嗎？這地方後山會有蓮池嗎？

顧雲錦神情依舊平靜，腳步不疾不徐，但她劉海下白皙的前額已泌出細細汗珠，掩藏在袖中的纖手攥緊。

或許今天她就可以窺探一下，那些糾纏她十餘年的夢境究竟是否真有預示之意。

第二章 重活一世初相見

報恩寺乃百年古剎，極負盛名，當地名流、官眷極愛到此處上香。

寺院地處城郊，而這些人身分非同一般，安全問題必須多加留意，若是出了事故，香客家中又頗有勢力，報恩寺怕會招惹麻煩，這麼經年累月下來，寺院早已有一套完善的對應措施，以保證香客在寺院範圍的安全。

這報恩寺確實非常妥當，從以前到現在，香客無論貧富貴賤，一律全鬚全尾的離開，沒遇見任何不妥之事，換句話說，便是這報恩寺十分安全。

許氏確定過此事不假後，索性丟開手讓庶女們自行禮佛，她專心跟在顧雲嫵身邊，以免女兒出幺蛾子。

嫡母的決定正合顧雲錦的意，她沒搭理身邊的顧雲淑，領著碧桃逕自進了大殿，開始按順序叩拜上香。

那些冥冥中事，顧雲錦是只信不迷，她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擺脫如狗皮膏藥一般的許成德。

這人是要蓮池落水的，她雖打算驗證一番，但沒想湊這個熱鬧。

事情一如顧雲錦所料，她順著大雄寶殿往左，不論大小殿堂，一律入內叩拜。許成德開始時還會一同入內上香，等十次八次後他就不耐煩了，停在殿外與丫鬟婆

子說話。

許成德雖然家道中落，但在顧家，他依舊是主母內侄，這些賣身契握在許氏手裡的下僕不論心中如何想，嘴巴自然不吝於吹捧對方幾句。

許成德聽得通體舒泰，在門外哈哈大笑。

顧雲錦充耳不聞，面色如常，叩拜後自蒲團上起身，款步上前，親手將三炷清香插在大香爐上。

若是之前，她會轉身出殿，繼續往隔壁行去，但她此刻沒有這麼做，而是朝碧桃使了個眼色，主僕兩人腳下無聲，繞過巨大的佛像往後房門快步行去。

殿中念經的和尚恍若未見，半閉的眼皮紋絲不動，手裡捻著佛珠，嘴裡喃喃念著經。

顧雲錦領著碧桃急步走了一段，估摸著足夠遠了，方停下來。

這時，前方迎面來了一個小和尚，年約十一、二歲，挑著的兩個水桶微微晃蕩，看樣子是要去汲水。

顧雲錦忙上前一步，施了個禮，問道：「小師傅，不知這報恩寺中是否有蓮池？」話罷，她心如擂鼓，緊緊盯著小和尚。

那小和尚放下扁擔，合十回了一禮，說道：「這位施主，本寺後方確實有一座蓮池。」隨後，他在顧雲錦陡然一凝的目光中抬手往左側一指，「施主沿著此路直去便可到達蓮池。」

主僕二人一路急趕，走了約一刻鐘的功夫。

碧桃左顧右盼，眼尖見前面有些綠意，她趕緊眺望片刻，見是蓮池，忙稟報主子，「姑娘，那邊就是蓮池，咱們到了。」

顧雲錦聞言定睛一看，那邊假山遮擋住的地方，邊緣處果然有些許荷葉探出，她定了定神，深吸一口氣，吩咐道：「嗯，我看見了，咱們先過去瞧瞧吧。」

蓮池不在報恩寺前殿範圍，它隱藏在寺院後方的精舍附近，這些精舍是寺院專門用來安排留寺靜修的顯貴香客，若是尋常百姓，寺院另有安排，不在這一片。

倒不是寺院嫌貧愛富，實則和尚們也有難處，報恩寺要安寧，這些貴人便出不得岔子，且貧不與富鬥，富不與官爭，這句話在古代是真理，將兩者分隔開來，對平頭百姓才是最好的。

這地方的安全措施做得不錯，顧雲錦主僕一路行來，皆能敏感地察覺有多處位置守著大和尚，這些和尚的氣勢與在殿中念經的那些完全不同，很顯然是武僧。

他們見有人來，只探頭看了眼，見顧雲錦主僕衣衫華貴，不是普通百姓，便將頭縮回去。

說白了，這些顯貴家眷們只要不出大岔子，武僧們是不會搭理的。

顧雲錦經過幾處見皆是如此，心中便明白過來。

嗯，這樣很好，若許成德真的落了水，她提前出現，並隱蔽圍觀，這些和尚必同樣不置一詞。

顧雲錦心下鬆了鬆，又走了片刻，便到了蓮池旁。

蓮池不大，也就半畝左右，邊上有假山斷斷續續的圍繞著，大約是和尚們不怎麼

精細打理之故，這蓮池碧葉舒展，假山青苔遍佈，頗有野趣。

顧雲錦沒心思欣賞風景，這蓮池近旁假山林立，極利隱蔽，正合她的心意。

她仔細觀察一番，找了個不錯的位置，領著碧桃左繞右繞便不見了蹤影。

兩人藏在距來路不遠的假山處，這假山背後有個內凹處，兩人站著正好。

顧雲錦算了算蓮池與前殿的位置，若許成德要到蓮池，必定與她們同路而來，她們躲在此處探頭一窺便可看見。

接下來，主僕二人屏氣凝神，開始安靜等待。

只不過兩人足足等了快一個時辰，不但沒聽見有人落水，甚至連路過的人也沒一個。

這蓮池地處僻靜，許成德真的會來嗎？顧雲錦心下躁動，有歡喜，更多的是釋然。糾纏了她十餘年的噩夢大約就是個夢吧，她有了離奇的際遇，就把一些事也往這方面想，還堅信不疑，看來是自個兒嚇自個兒。

顧雲錦心下輕快，面上一掃方才的凝重之色，粉唇輕揚。

前世今生之事，顧雲錦從未說出口，便是林姨娘也不知道，更別說碧桃了。不過碧桃見她重展歡顏，心下也高興，臉上露出大大的笑容。

顧雲錦為謹慎起見，沒有馬上離開，繼續多待了近一個時辰，直到太陽升至頭頂，午膳的時間快到了，她方笑道：「好了，咱們回去吧。」

按照原定計畫，中午用了齋飯後顧家一行人便要折返了。顧繼嚴臥病在床，許氏領孩子出來祈平安可以，但要是祈了整整一天不見人，便不大好看。

屆時既然已要折返，許成德再要落單落水，怕是不容易。

這噩夢壓在顧雲錦心頭多年，如今一掃而空，她心情輕鬆，語氣歡快，畢竟誰也不樂意享受中箭身亡的待遇。

主子愉悅的心情感染了碧桃，她忙歡喜地應了一聲，便要攙扶顧雲錦出去。

誰料主僕二人剛邁開腳步，顧雲錦的動作就驀然一頓，她偏頭，聽見外頭似乎響起了腳步聲，且那腳步聲似乎在往這邊行來。

她心中咯噔一下，忙拽住碧桃，示意噤聲，然後仔細側耳傾聽。

蓮池的附近很寂靜，有聲響很明顯，那腳步聲沉重，由遠而近匆匆而至，清晰地傳進主僕二人的耳朵裡。

顧雲錦心下沉沉，面色凝重，兩人都沒動。

那腳步聲很急，繞著蓮池走了一段，眼看著就要接近顧雲錦主僕站立之處。

碧桃緊張得很，她攙扶著主子的手不自覺攥緊，顧雲錦沒說什麼，她此刻一顆心跳得極快。

主僕二人呼吸將近凝滯，一動不動的待在原地。

突然間，那腳步聲停頓下來了，不待顧雲錦主僕鬆口氣，一聲少年的尖呼聲就已經響起了——

「啊啊啊！」

叫喊伴隨著巨大的「撲通」聲，來人落水，緊接著，那人高聲呼救，並且用手使勁拍打水面，劇烈掙扎。

顧雲錦一聽那人的聲音，一顆心便沉入水底，冰涼徹骨。這聲音是許成德的，她極厭惡此人，不容錯辨。

只不過事情都已經到了這一步了，不提救不救人，若顧雲錦不親自看上一眼，這坎她是絕對過不去的。

眼見為實，耳聽為虛，萬一事有湊巧，這人不過是聲音極相似罷了，實則卻非許成德本人又該如何是好？

顧雲錦粉唇緊抿，順著碧桃的攙扶走出凹陷處，往蓮池的方向一轉。

蓮池邊緣假山林立，兩者之間並非毫無縫隙，而是相隔著一圈快兩尺寬的鵝卵石小徑，假山怪石嶙峋，顧雲錦需要走到小徑上才能側頭看清這人。

沒錯，此人就是許成德。

顧雲錦背靠假山，垂首沉默半晌方輕輕拍了拍碧桃的手，無聲示意離開。

她最後瞥一眼蓮池，有些無語。

這蓮池不深，許成德半個腦袋露在水面上，並沒有沉浮起伏，很明顯，他是腳踏實地的，但這人只是閉著眼睛張嘴疾呼，嗓門、動作都很大，激起水波陣陣，弄得好似真的情況危急。

且他落水的位置不遠，這麼掙扎半晌又往岸邊接近了不少，伸手一搆就能搆到地面，可是他依舊一臉驚慌失措，眼睛閉了個死緊，伸手胡亂扒拉也沒摸到岸邊。顧雲錦面無表情的收回視線，這人死不了的，她也不用考慮救人的事了。

兩人無聲轉過身，抬腳往回走。

時值春季，天氣潮濕而溫潤，鵝卵石上的苔蘚長勢旺盛，雖顧雲錦已經挑地方下腳了，但剛舉步時還是驟然滑了一下。

顧雲錦本距離蓮池有約一步距離，倏地向前滑了半步，她心頭一凜，忙竭力站穩。有了力氣不小的碧桃幫忙，顧雲錦的努力立竿見影，她很快就站穩了腳跟。

主僕二人對視一眼，不約而同的鬆了口氣。

可是沒等兩人高興，她們便聽見一陣急促而凌亂的奔跑聲出現，由遠而近往這邊趕來，甚至還能聽見隱約的呼喊——

「表少爺……」

顧雲錦一驚，來之前她雖已考慮過若被人碰見該如何圓場，此時並不擔心，但她厭惡許成德萬分，不到萬不得已，她不想與此人搭上關係，於是她領著碧桃便急急要往外行去。

來路雖直通到底，但顧雲錦見蓮池前有一個岔道，草木茂盛，蜿蜒曲折，在外頭不能看見裡面的情況，決定先避到那邊再說。

由於蓮池是這條路的盡頭，這邊雖假山林立，但沒有退路，她到底覺得不穩妥，趕來的下僕人數不少，若有好奇心重者繞上一圈，發現她們，那在許氏跟前就不好交代了，屆時顧雲錦失了先機，會成為冷眼旁觀者。

這等棘手之事，還是能免則免吧。顧雲錦心下急轉如電，幾乎立刻便有了決斷，拽著碧桃就要離開。

誰料禍不單行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，許成德胡亂揮舞間竟摸索到正確方向，一隻

手碰觸到岸邊，他大喜，忙往這邊使勁，另一隻手重重往岸上一巴，正好構住顧雲錦站在岸邊的纖足。

他欣喜若狂，雖仍不敢睜眼，但嘴裡已高聲疾呼道：「救命！恩公救我一命！」碧桃見狀大驚失色，急忙抬手緊緊捂住嘴，方擋住剛要出口的驚呼。

顧雲錦反應極為迅速，在許成德另一隻手也要抓向她的腳那刻，她已提起了另一隻腳，快準狠地踩在那隻濕淋淋的手上。

這一腳顧雲錦使盡了全身力氣，又重又急，連她自己踩人的那隻纖足都疼得厲害，更別提直接被踩的許成德了，他慘叫一聲，猛地縮回手。

顧雲錦行動迅速，在許成德縮回手的那瞬間，她已經拽著碧桃快步離了蓮池。在轉過假山的剎那，她回頭瞟了一眼，見許成德雙目依舊閉得緊緊的，便放下心來，腳下不停，領著碧桃幾步奔進蓮池前的岔道內。

待那群下僕急吼吼地趕到，七手八腳的撈起許成德時，顧雲錦主僕二人早已不見了蹤影。

這條小道不同於外頭那路周正，岔道極多，不過顧雲錦並非漫無目的的亂走，她不論如何轉向，始終眺望著巍峨的大雄寶殿，往那頭靠近。

報恩寺的大雄寶殿最高大醒目，往那邊走總不會錯。

道理是這樣沒錯，但實際操作上卻遭遇了困難。

這小路是通向寺廟後方的精舍，一個個院落清淨雅致，顧雲錦主僕走著走著，卻發現前方盡頭是一個院子，沒有路了。

「姑娘，咱們該如何是好？」碧桃有些焦急，踮起腳尖左顧右盼，惴惴地問道。顧雲錦抬頭看了一下，大雄寶殿就在前頭不遠，不過路卻被前方的院子截斷了。她沉吟片刻，道：「咱們從這院子穿過去吧。」

顧雲錦在此間已有十五年，對這裡的文化以及建築頗為瞭解，這類專供富貴人家借住的院子必定設有角門。一些下僕以及要清理院落中汙穢雜物，是絕不能走院子正門的，只能往角門去。

這類角門主子是不屑走的，顧雲錦入鄉隨俗，她先前也沒想過要走，但此一時彼一時，事出緊急，她並不是迂腐不知變通之人。

太陽已經快攀上高空正中，這是午膳時分，顧雲錦必須趕在許成德被抬回去前出現，這才是最穩妥之舉。

剛才兩人一路行來，見大多數院子都門戶緊閉，只偶爾見有幾處的門是虛掩著的，很明顯，虛掩的院落是沒人落腳的，如今恰好這擋路院落的門並沒落門，兩扇黑漆大門一邊闔上，另一邊半掩。

顧雲錦領著碧桃往那院子行去。

碧桃卻上前一步，搶在她跟前，「姑娘，奴婢先走吧。」

顧雲錦聞言很欣慰，碧桃雖不伶俐，但有一顆拳拳護主之心，不枉她多年真心以對。

要在許氏眼皮子底下培養心腹其實並不容易，當初好幾個懵懂的小丫鬟來到顧雲錦身邊，她沒有選擇那些精明伶俐的，反而看上了不出眾的碧桃。多年過去，其

他幾人有的另謀高就，有的成了許氏的眼線，只有碧桃始終如一。

雖然快走半步與慢走半步實則沒什麼差別，但顧雲錦沒有拒絕碧桃的好意，默許了她走在前頭。

多年下來，她固然還保持著現代一些思想，但某些方面卻不得被同化，譬如在這個律法允許買賣人口的社會，硬要堅持什麼人人平等，那就是矯情了。

她這番投胎可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，既不嗟歎自己為何不是嫡女，也不慶幸她沒投生成丫鬟。

出身不可變更，多想無益，好好過日子便是。

碧桃推了推那半掩的大門，與顧雲錦一同進了院子。

這院子草木成蔭，庭院開闊，甬道上有苔痕，只聞風聲，不見人影。

顧雲錦掃了一眼寂靜無聲的院落，果然一如她所料，這地方應還沒有人入住。

她心下嘀咕，從她們轉入岔道，那些大和尚便一個都沒冒出頭，一點也不熱心。

人家果然只負責守衛，一點事情也不摻和。

好吧，求人不如求己。顧雲錦喘了口氣，道：「走吧。」

碧桃見四下無人，安心下來，她回身攙扶著顧雲錦，有些擔心的道：「姑娘，要不您先歇歇吧。」

顧雲錦這輩子的身子猶如上一世所見的某些奢侈品，極美麗精緻，卻不大實用。

美人膚色晶瑩白皙，妙曼的嬌軀不見一絲瑕疵，即使偶爾磕破肌膚，好了後也看不見一絲疤痕，反正一句話，絕色佳人，日漸成長後，很需要顧雲錦小心掩飾。

可惜這身子她無論如何鍛煉就是強壯不起來，急步走幾圈就氣喘吁吁，配上她這天生弱柳扶風的婀娜嬌軀，就是一個徹底的纖柔美人。

顧雲錦很無奈，她其實很健康，不大想當個林妹妹，只不過這是天生的，不是她想如何便能如何的。

顧雲錦停了半晌，緩過一些後，擺手道：「不，不歇了，咱們快回去吧。」

以許成德那個怕死的窩囊樣，被撈起來後必定要趕著回前面，她們時間緊，不能耽擱了。

碧桃雖不聰明，但也不笨，知道輕重，也不多勸，點了點頭後便攙扶著顧雲錦往院子裡頭行去。

這是個二進院落，顧雲錦主僕穿過甬道，繞過月亮門便匆匆轉入後院。

顧雲錦腳下不停，繞入二進庭院，抬首往前一看，大吃一驚。

這院落大門不閉，前頭寂寥，但事實上並非顧雲錦推測的那般無人居住。

庭院左側有一棵高大的玉蘭花樹，枝葉繁茂，鬱鬱蔥蔥，當中綴著點點皎潔。

那樹下站著一個身材修長的青年，他穿著一襲深藍色錦緞長袍，烏髮盡數束起，並未戴冠，只有一根羊脂玉簪子獨居其上。

暗香浮動，青年長身玉立，負手站在玉蘭樹下，一旁有個二十出頭的男僕，只安靜垂首侍立，不敢驚擾主子。

顧雲錦主僕腳步匆匆，收勢不及，突兀轉出，撞破了這極靜謐優美的畫面。

青年聽見聲響，自沉思中回神，略挑眉頭，旋即轉過身來。

他暗自出門在外，落腳此地後曾經吩咐過暗衛們，這佛門清淨地，若無危險，尋常人等便讓其自由來去，不必阻攔。

這個命令本來是針對寺院裡的大和尚的，青年沒想到竟會有兩個女子闖進來。他自小習武，耳力甚佳，方才雖出神沉思，但仍能清晰判斷出來這細碎而輕盈的腳步聲必定屬於年輕女子。

青年並沒放在心上，他隨意轉身，往這邊看過來，只不過這一眼就教他向來淡然的目光波瀾驟生，如山呼海嘯，席捲而來。

青年甚至連向來沉穩的呼吸都亂了一拍，他緊緊盯住婀娜嬌美的顧雲錦，再也移不開眼。

他並非好美色之人，但此刻卻費了極大的心力方穩住自己的情緒，不教身邊的男僕察覺有異。

只不過青年這細微的變化沒有瞞過顧雲錦，她因為驚詫，所以一直注視對方，這短暫的起伏剛好讓她收入眼底。

青年目光的所有變化皆從瞥向顧雲錦而起，對方異樣的反應讓她心頭一突，她不禁仔細打量對方幾眼。

他天庭飽滿，劍眉濃黑入鬢，眼眸狹長而銳利，鼻梁高挺，薄唇微抿，雖貴氣天成，但一看便是平日不苟言笑之人。

顧雲錦很肯定，她不認識這人。

身為一個古代官家庶女，不要說外男，便是女的她也沒認識幾個，沒辦法，嫡母不願意帶自己出門，她總不能硬貼上去，就算貼上去也不會有結果。

顧雲錦有著前生的閱歷，很容易明白嫡母的想法，許氏不打也不罵，只需要圈養著庶女們便能達到很好的效果。

她佔了多活一輩子的便宜，這大虧是鐵定不吃的，只不過許氏的行為對她也有好處，她順理成章的給自己披上一層懦弱木訥的外殼。

也是如此，顧雲錦無須回憶良久便能篤定她不認識這人。

她沒深究的意思，不要看對方一身貴氣，好似高不可攀，或許人家就是個見了美女挪不動步子的人唄，這亦未可知。

顧雲錦時間緊，沒空耽擱，她微微斂衽，垂首道：「小女子無心打攪，全因事出突然，萬望公子不吝借道一行。」

對面那青年沉默了半晌方溫聲說道：「小姐自可隨意去留，在下榮幸之至。」

榮幸之至？這話有些過於客氣了吧。

顧雲錦聞言微詫，她下意識再次抬眼，望向十來步開外的那青年。

男子面上微微帶些蒼白，但雙目炯炯有神，看似大病初癒。他薄唇微揚，一臉溫和，無任何不悅之色。

嗯，或許是她看岔了，對方非但不是不苟言笑之人，且還天生古道熱腸，最熱衷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。

只不過青年此刻目光極溫暖，那雙黑眸給她一種似曾相識之感，一切變化彷彿了然於心。

顧雲錦愣怔一瞬便立即回神，她暗笑自己莫名其妙的錯覺，隨即拋開不理。

她也不管對方是何人，反正今日不過是萍水相逢，日後也沒有交集。

「小女子謝過公子。」顧雲錦收回視線，再次福了福身，便領著碧桃匆匆轉身而去。

只不過在這個短暫的過程中，她依舊能感覺到青年目光片刻不離，緊緊追隨，直到她離開庭院方罷。

她帶著碧桃趕回去，由於許成德落水，許氏心下惦記，一行人略略用了些素齋便匆匆折返，之後的延醫問藥按下不提。

少女一襲淺碧色提花長裙，身姿婀娜，步履輕盈，匆匆轉身而行，須臾便消失在庭院當中。

趙文煊餘光緊追不捨，一直看著那方向，久久方收回視線。

他面上不動聲色，繼續負手靜立，好似方才那一幕確實是不經意間的小小插曲，只不過他掩藏在廣袖下的一雙修長大手卻早已緊攥成拳，那其上青筋暴突，天知道若非他掩飾情緒早成本能，怕也未必能壓抑此刻的心潮激湧。

他生死相隨的愛人，他心中唯一的妻，在不經意間驟然出現在他眼前。

他本以為必要如上輩子一般，待得父皇賜婚，他迎了錦兒進門，兩人方能再次見面，沒想到在這幽深的佛門寺院，他們竟提前相遇。

沒錯，就是上輩子。

獨子病逝，心愛女子為他擋了一箭，死在自己懷中，趙文煊當場吐血昏迷，被抬回京城秦王府後，不過兩日便溘然長逝。

此痛蝕心，趙文煊含恨而終，誰料再次睜眼，他竟回到數年前他中毒未深之時。是的，就是中毒。

上輩子路人皆知，秦王本英武強健，可惜及冠前兩年遭遇大病，之後身體每況愈下，御醫、太醫俱無能為力，熬了數年已是油盡燈枯，形銷骨立。

聞者嗟歎秦王命數不好，本天潢貴胄，卻可能英年早逝。

趙文煊本來亦以為如此，他上輩子生病後，父皇曾經派出御醫、太醫，讓兩者全力施為，只可惜他的病情依舊毫無起色。

御醫與太醫可以說是當世醫術最一流的水準，這麼一大群人皆為趙文煊診治過，卻無一提出異議，他因此對此事深信不疑。

只是若能好生活著，便無人想死，趙文煊也不例外。他因重病身體越發衰弱後，帶著一絲僥倖的心思，開始暗暗派出心腹尋訪奇人異士，期盼能夠找到一個隱士名醫妙手回春。

皇天不負有心人，還真讓趙文煊找到了，這人是避居於青城山中的隱士，醫術非常精湛，為人疏朗瀟灑，樂於救助有需要者。他見了千里尋訪的心腹，欣然答應下山為趙文煊治病。

這位隱士一給趙文煊把脈，立時面色大變，仔細望聞問切過後，又取了趙文煊的

數滴鮮血親嘗，最後他面色沉凝的告訴趙文煊這不是病，是中了一種奇毒。這毒出自西南，向來不為人知，且毒性極為隱蔽，每次下一點，持續幾年便可讓中毒者身體逐漸衰敗，最後亡故，其間不能察覺出一絲端倪。這種奇毒的配製萬分艱難，且藥性隱祕，要是沒有深入研究過它，怕是最高明的大夫也診斷不出。

若非隱士平生喜好遊覽名山大川，足跡遍佈南北，恰好碰見過這毒，且他天賦奇佳，酷愛研究醫毒，怕也不能知曉。

事情就是如此湊巧，這極為罕見的毒被隱士揭破了。

末了，隱士告訴趙文煊，他來得晚了，中毒時日太久，早已過了能拔毒的時機，自己只能盡力拖延時間，以求讓他多活一年半載。

這隱士確實了得，趙文煊當時本已臥榻不起，隱士針灸、湯藥雙管齊下，不但讓他身體輕快了不少，甚至還可以留下血脈。

要知道，自從他病倒後，不論是封地的良醫還是京城的御醫，都囑咐他不得泄了元陽，以免精氣越發不足，難以抵禦病情侵襲。

雖然那孩子最終讓趙文煊黯然神傷，但孩子還在的那數年，確實是他此生最美好的回憶。

隱士在秦王府待了兩年，到趙文煊接到父皇駕崩消息的前兩個月，他提出了告辭，說自己已經無能為力，只得離去。

他言下之意便是趙文煊命不久矣了。

能多活兩年，又有了孩兒，實乃不幸中的大幸，趙文煊拋卻身分，誠摯拜謝隱士，然後送其離開秦地。

接下來便是揮軍東進，往事不堪回首。

再次憶起這些隔世舊事，趙文煊思潮起伏，再難平靜。

許久後，他收斂情緒，垂下眸光，抬起一隻修長的大手放在自己眼前，仔細端詳著。

這一隻手雖常年習武，掌心有些粗糙，但依舊修長白皙，形狀豐潤。

趙文煊並沒有留意這些，他的視線落在自己的指甲上。

指骨修長，大手看著剛勁有力，指甲整體呈一個弧度，半透明能看見其下肉色。常人看著覺得沒有問題，但趙文煊不同，他上輩子在隱士的指導下，發現了端倪。這種西南奇毒詭祕，中毒者全身上下只有血液與指甲部位能稍微察覺出不妥。血液方面，必須如隱士那個醫術級別的人才能發現端倪，而指甲上頭的痕跡雖極淺極淡，但趙文煊曾經日夜看了三年多，他一眼就能察覺出不同。

一層極淡極淡的紫色覆蓋在中毒者的指甲上，自根部而起，中毒越深，紫色越往上蔓延，若到完全覆蓋之時，便是中毒者陽壽殆盡那刻。

那抹熟悉的淡紫，此刻就盤踞在趙文煊指甲的根部，約莫佔據十之一二。

這已是極好了，前世的這個時候，趙文煊不知其中奧妙，自是不懂紫色到了何處，但他能肯定，必然比這輩子多出極多。

他數月前重獲新生，剛好避開第二場大病。不，準確的說，是他當即採用雷霆手

段，清洗了身邊一切人與物所帶來的結果。

這次的行動或清理了下毒者，或震懾了對方，反正結果就一個，上輩子第二次增大下毒量的行為，這世並未進行。

這毒雖棘手，但只要再次找到那個隱士，便能徹底拔除。

他再次睜眼後，立刻著手之事有二，一是清洗身邊之人，二是派人尋找隱士。

此次皇帝宣召趙文煊進京，他卻暗暗微服，離開了浩浩蕩蕩的車駕儀仗，悄然進入報恩寺便是為了此事。

那隱士喜愛遊歷，這回早了不少時日，趙文煊派去青城山的人沒能找到對方，心腹被童子告知，隱士可能前往京城方向了，那童子還說，隱士與通州報恩寺的一名高僧交情極好，若是來了此處，他必然是要走一趟的。

於是，趙文煊親自趕往報恩寺，只可惜那隱士確實來了，但也走了，剛好與趙文煊前後腳錯開。

高僧也不知那隱士在何處，只說了幾個隱士言談間極感興趣的地方，趙文煊無法，只得謝了高僧，另派心腹出去尋覓。

他現在中毒不深，又習武多年，身體雖不及以往強壯，但到底比常人好些，歇了歇後，他便打算返回從秦地進京的隊伍中。

藩王若無皇帝旨意，是不得私離封地的，如今趙文煊雖是由自家父皇宣召進京，但也不代表他能到處亂竄，若是不慎被人得悉，傳進皇帝耳中，一個不好便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。

在天家當父子固然最尊貴不過，但也有頗多難為之處。

本來趙文煊打算午膳過後便打馬回程，卻未曾想到能提前見顧雲錦一面。

上輩子一生，讓他最眷戀不捨的也就錦兒娘倆。趙文煊想起她，不禁微微一笑，薄唇微揚，隨即立即收斂，快得讓一直侍立在側的男僕都沒有察覺。

他抬眼將手收回，餘光掃了男僕一眼，淡淡吩咐道：「廖榮，傳膳吧。」

廖榮聽了忙躬身應是，匆匆轉身，下去命人將備妥的素齋送上。

趙文煊瞥了他的背影一眼，垂下眼瞼。

此人是趙文煊的貼身太監，名廖榮，打小便伺候他，是他的心腹之一。

但那又如何？要知道，能給他長期下毒，足足長達數年的時間，必定是他的心腹無疑，且必須是貼身伺候起居飲食之人。

上輩子趙文煊精力有限，封地的軍政要務已佔據了他極多的心神，便是得知自己中毒後極為驚怒，也無法在這方面耗費太大的精力追查，加上那人確實隱藏得深，因此直到最終，下毒者仍未能確定。

他只能盡力將可疑的人統統撤下去，不放過一個。

自重獲新生後，趙文煊頭一件事就是要揪出這人，便是一時不能，也要保證身邊伺候的人都是可信的。

話說數年前，趙文煊就國後，自己能當家做主了，自然發展出另一批心腹來，諸如暗衛、麾下武將等。他處事向來喜歡分工明確，涇渭分明，因此這些人是完全不可能接觸到他的起居的，而伺候趙文煊日常飲食如廖榮等人，則不能接觸他的

外務。如此，這批後來發展出的心腹便去了嫌疑，他的排查重點放在王府裡的太監身上。

趙文煊命令暗衛再三細查身邊諸人，只可惜每一個都看似再尋常不過，毫無破綻，這種情況下，他並不能不問所以就將一千人盡數撤走，畢竟新來者未必比舊人安全。這些舊人中，起碼十中有九是忠心耿耿的。

廖榮自小伺候趙文煊，至今已有十餘年了，基本上不可能是下毒者。可世事無絕對，事情一日未曾水落石出，他又怎能輕易顯露出自己心中情感，若是暗中之敵無法在他身上下手，轉而向錦兒動手那該如何是好？

他目中光芒微閃，眼神越發堅定。

趙文煊出身天家，中毒一事若要深挖，便會越發撲朔迷離，顧雲錦對他而言太過重要，若不能完全根除危險，他是絕不會讓她被人關注的。

上輩子的悲劇絕不能重演，既有幸重來一次，他一家子就必須要好好的！

此時，玉蘭花樹微微一動，一個身穿普通青色棉布衣衫的男子落地。

他五官沒什麼特色，穿著打扮亦尋常不過，不過身軀卻修長有力，動作輕盈利索，一看便是身手極佳之人。

青衫男子無聲落地後，立即跪地給主子請安，被喚起後，他垂首稟道：「回稟王爺，屬下無能，未尋到司先生蹤跡，請王爺降罪。」

那隱士姓司，司先生說的就是他。

趙文煊頷首，道：「起吧，爾等無罪，日後仔細尋訪便是。」

通州人口稠密，司先生也不是尋常人，要追蹤自是不易，趙文煊並無責備之意。他揮退暗衛後，靜立片刻方舉步往屋內行去。

第三章 婆媳問題不好解

翌日，顧家別院來了一群人。

武安侯夫婦盼子心切，接信得知顧繼嚴病倒後，便使了大管家領著大夫趕往通州，要迎二房回府。

顧繼嚴只是風寒，且通州好大夫不少，其實不必如此，不過由大管家帶來的意義卻是不同的。他得了父母關懷自是精神大振，不過兩日病勢便大好。

顧繼嚴一刻也等不住，他立即啟程要趕回家中叩拜父母，於是顧家一行便急急上路了。

顧雲錦對此心中十分平靜，反正早晚都要回去，也不差幾天，且侯府內有祖母主事，她雖是庶出，但也是親孫女，許氏有了掣肘，她的待遇或許會更好一些。

至於許成德就悲劇了，他自幼畏水，這次大病了一場，顧繼嚴顯然並沒太把他放在心上，許氏只得命人將其抬上馬車，待回京後再繼續養病了。

在武安侯府裡，許氏並非當家主母，她甚至連二流人物都算不上，許成德跟隨著大家一同進門還好些，畢竟大家不會留意他，如若不然，他的處境將會更顯尷尬。通州距離京城不過數十里路，顧繼嚴心下急切，連連催促，駕車之人使勁往馬背上甩鞭子，拉車駿馬吃痛，一路疾奔，在未時末，一行人便抵達武安侯府門前正街。

早有家人飛馬報來，武安侯府早早遣人灑掃街巷，側門大開，迎接出京已久的二爺一家歸來。

顧雲錦姊妹的車駕緊隨許氏之後，進了側門，換乘侯府內院專用的小驢車往後堂方向而去。

二房一行人需先拜見武安侯夫婦，即顧雲錦的嫡親祖父母，不過這不是人人都能去的，像林姨娘等一干妾室通房便無資格一同前往，另有下僕牽著小驢車引她們回二房歇息。

約莫一刻鐘的功夫，小驢車停了下來，這是到第二道垂花門前了。

僕婦恭敬的撩起車簾，顧雲錦被攙扶下車，她看似微微斂目，實則已經不動聲色的掃了周圍一圈。

這地方寬闊整齊，打掃得十分乾淨，牆角磚縫不見一絲苔痕，丫鬟婆子衣著統一簇新，她們盡皆垂首恭立，光看站姿便能看出其訓練有素。

見微知著，武安侯府規矩嚴謹。

隨二房歸家的一眾僕役到底與這些世僕有差距，這無聲的對比讓他們心下發虛，人人屏息凝神。

顧雲錦其中一個掛名大丫鬟本來態度隱帶輕慢，在這氛圍下也莫名氣短，見碧桃攙扶主子下車，她愣了片刻，也趕緊湊上來扶著。

許氏隨顧繼嚴外放有十餘年了，哪怕是隨她一起出京的僕婦，多年來也放鬆下來。顧雲錦挑眉，掃了眼扶住她另一側胳膊的掛名大丫鬟，面上不動聲色，心中倒是安定了不少。

果然不出她所料，回了侯府，她的日子雖還是比不上顧雲嫵，但到底比許氏一家獨大時要強多了。

顧繼嚴面上神情難掩激動，他一下馬車便急步往垂花門裡行去。

許氏見了，也顧不得保持端莊，忙匆匆跟上。

其他人自然不敢怠慢，趕緊跟在後頭。

顧雲錦扶著碧桃的手進了垂花門，裡頭是一個很大的院落，兩邊是抄手遊廊，當中是穿堂，放了一架木胎金髹的山字式座屏風。

她安靜地跟在顧雲嫵身後，轉過座屏，再過了三間小廳，後面便是正房大院。

顧雲錦抬眼看去，見正面有七間正房，院落內雕梁畫棟，一眾身穿深綠色裙子的丫鬟僕婦垂首恭立，分列在白玉甬道兩旁，見得諸人進門，齊齊福身行禮。

顧繼嚴無心分神，他當先往正房而去，身後一眾女眷急急舉步，依舊落於他的身後甚遠。

顧雲錦隨許氏進入房內時，顧繼嚴已跪倒在一個雙鬟染霜的婦人跟前，正放聲大哭。

這婦人坐在正面首位右側處，也是雙目帶淚，一隻手持帕抹著眼角，而另一手則輕撫顧繼嚴的頭頂。

相隔一張大方桌，另一邊首位坐了個身穿墨綠色杭綢袍子的男人，他黑髮夾雜銀絲，看著已五十有餘，神采奕奕，面上頗為激動，側頭看著那邊喜極而泣的母子

二人。

顧雲錦了然，這便是她這輩子的嫡親祖父母了，現任武安侯顧青麟與武安侯夫人上官氏。

這兩人與幼子哭了一番，被眾人漸漸勸住了，顧繼嚴淨了面便領著妻子、兒女上前見過父母。

顧雲錦表現中規中矩，先隨父親跪在蒲團上拜見祖父母，又見了伯父、伯母與從兄。

眾人團聚了一番，接下來顧青麟便領著兩個兒子以及孫子出門往前面去，堂上餘下一干女眷。

上官氏與多年未見的許氏說了一番話，便朝二房的三姊妹招手道：「過來，讓祖母仔細瞧上一瞧。」話罷，她笑道：「我這三個孫女那時不及桌子高便出了京，老婆子眼神不好，若不細細看了，怕是不好相認。」

世子夫人余氏與許氏忙笑著附和。

顧雲錦三姊妹不敢怠慢，忙從繡墩上起身，被丫鬟攙扶著往前行去。

回了侯府，在上官氏面前，便是平日驕縱任性的顧雲嫵也不敢造次。

三姊妹由大到小，自左往右站了一排，顧雲錦在中間，齊齊斂衽行禮，再次給祖母見禮。

只聽見頭頂上官氏溫聲笑道：「起吧，無須多禮，且抬起頭來，讓祖母看看。」

顧雲錦聞聲而起，心中一動，她仰起臉時，那向來微微垂下的眼瞼順勢抬起，望向座上之人。

上官氏面帶和煦的微笑——看過姊妹三人。

顧雲嫵雖有父親的加強，但其母影響也不小，她相貌比許氏強，但也僅是清秀罷了。

上官氏從鬢上摘下一支嵌寶金簪子給了顧雲嫵。

顧雲嫵笑著接了。

上官氏目光移向顧雲錦，一怔，方才她大致看過，知道這丫頭是顏色最好的，但此刻認真一看還是頗為驚詫。

一雙精緻的翦水桃花目，顧盼生輝，已吸引住所有注目，為那本極妍麗的五官增添殊色，實有畫龍點睛之妙。

上官氏久經世事歷練，面上功夫早已爐火純青，她的笑意無絲毫變化，從腕上捋了個碧玉鐲子給顧雲錦，接著她又給了顧雲淑一個鐲子。

就這麼片刻功夫，顧雲錦已垂下眼瞼，方才她一直關注上官氏，祖母眸光微微一閃，她捕捉到了。

一切如船過水無痕，只在祖孫兩人之間留下波瀾。

眾人小聊一會，之後便是洗塵宴。

洗塵宴過後，因二房諸人一路風塵，上官氏便囑咐他們早些回去歇息。

顧雲錦上了小驢車，跟在許氏車後，穿過夾道回到二房的住處。

這武安侯府本是武安伯府，第一任武安伯是開國元勳，被賜下了府邸。第二任武

安伯即顧青麟之父，助先帝除逆有功，從此武安伯改武安侯。

不過這府邸倒是沒換，只是擴張了些，因此武安侯府稍顯褊狹，這褊狹只是相對於其他侯府而言，實則武安侯府主子不多，住得十分寬敞。

侯府為三路七進，剛好武安侯夫婦住中路，兩子一人居一路，二房的屋舍在西路。顧氏姊妹是正經主子，自然是一人一個院落。

如今在上官氏的眼皮子底下，空院子如此之多，許氏不好像以前一樣讓姨娘們擠在一處，因此林姨娘也被安排了個小院子，總算比往常好了。

歸置箱籠之事不用顧雲錦親自辦，她心裡惦記林姨娘，便往那邊去了。

林姨娘的小院不遠，行了盞茶功夫便到。

顧雲錦進了門仔細打量左右，見這小院雖不大，但乾淨整潔，佈置得頗為雅致，一顆心便放下來了。

這樣就好，林姨娘能在許氏手底下生了女兒，也是有幾分手段的，大環境好了，她便能過得好。

林姨娘見了女兒，難掩歡喜，又有些擔憂，「錦兒，今兒趕了一天的路，妳怎麼也不歇上一歇？」

顧雲錦笑道：「姨娘，我可是要看了妳才安心，姨娘不歡喜見我嗎？」她摟著林姨娘的胳膊，微微搖晃撒嬌說話。

林姨娘只得一點骨肉，怎麼可能不歡喜，自是歡喜極了，她笑得闔不攏嘴，假意嗔怒，輕拍了拍女兒的手。

母女倆行至窗下軟榻前，相攜坐了，丫鬟奉上兩盞清茶。

林姨娘細細端詳女兒面色，末了蹙眉詢問道：「錦兒，妳昨夜可是歇得不好？怎地臉色這般差。」她說罷，抬手撫了撫顧雲錦的臉頰。

林姨娘這話算說對了，顧雲錦昨夜一夜輾轉，未曾沉眠，思潮起伏直至天明。許成德落水一事，是糾纏她多年的夢中唯一能拼湊出具體地點讓她一窺究竟的，偏偏就是這個唯一讓她印證了十數年的猜想。

這些果然是預示夢，那她真的會中箭身死嗎？

顧雲錦不過是個尋常俗人，當然在意生死，能好好活著，誰樂意死啊，還死得這般慘烈。

一夜無眠，心驚肉跳，左思右想，這些都是必然的，否則顧雲錦正當妙齡，就算一夜沒睡，面上也是看不出痕跡的。

她伏在林姨娘懷裡，喃喃問道：「姨娘，若那些夢都是真的，那該如何是好？」

林姨娘聽了一怔，問道：「這不過是個夢罷了，錦兒妳為何會如此想？」

這問題顧雲錦不好回答，她總不好說自己印證了一回，多個人知道也就多個人擔憂，於事無補。

想到此處，顧雲錦定了定神，笑道：「我也就如此一說。」

林姨娘摟著愛女，細細端詳女兒神色，見顧雲錦即便打起精神，面色亦較平日差些，不禁蹙眉。

她垂目細思一番，方抬眼看向女兒，神色認真，輕聲道：「錦兒，我不知那夢究

竟如何，不過姨娘覺得，人這一生禍福難料，若是有所機緣得知後事，那是極好的，咱們也能提前應對一番不是？」

顧雲錦心下忐忑，本是故作歡喜讓林姨娘放心，不想卻聽了這麼一席話。

她愣了片刻，心中恍然，是啊，便是沒了預示夢，誰又能確保自己一生順遂，無風無浪呢？

有了這夢反倒有個好處，若她真有機會出現在戰場，更小心在意便是了。或許她可以乾脆拒絕往戰場上湊，那不就成了。

報恩寺那夢並沒有許成德攔住她腳的那一幕，她雖醒後忘了大半，但自己沒出現卻是知道的。這事雖小，但意義卻大，說明夢並非不可改變。

若她的人生已有了軌跡，那這夢的出現便有了天大好處，她能極力避開夢中的結局。

林姨娘一席話讓顧雲錦心中霧靄一掃而空，重見青天朗日，她豁然開朗。

顧雲錦雙眸越來越亮，如天上星子，熠熠生輝。她摟著林姨娘，喜道：「姨娘妳說的是。」

林姨娘不知道顧雲錦想通了何事，但女兒瞬間容光煥發，不再萎靡，倒是立即可見。女兒舒暢，母親自然歡喜，她連連說好。

正當母女兩人各自開懷，氣氛極為融洽之時，一個剛留頭的小丫鬟入內稟報，說二夫人命人傳話，讓四姑娘到正房去。

如今顧繼嚴領著家眷回了京城，眾人稱謂與排行自是與大房融為一體。顧繼嚴是二爺，許氏自然是二夫人。

大房有兩個女兒年長於顧雲錦，如今俱已出嫁，因此她的排行為四。她是顧家四姑娘，而顧雲嫵則是三姑娘，顧雲淑為五姑娘。

都這個時辰了，且大家舟車勞頓，好端端的怎麼要叫人？林姨娘蹙眉，不禁問道：「夫人可有喚五姑娘？」

那小丫鬟回話，「都叫了，三姑娘也叫了。」

林姨娘心下稍安，對女兒說：「錦兒，那妳先過去吧，回頭不必到姨娘跟前來，早些歇下為好。」

嫡母傳喚，顧雲錦自然不能怠慢，她點了點頭，領著碧桃匆匆往許氏那院裡去了。旅途疲乏，許氏也不例外，她自個兒不好生歇息，反倒讓人喚了她們幾個，不知所為何事？顧雲錦滿腹疑慮，進了許氏院中正房。

許氏已梳洗過了，穿了一身半舊的鴉青色素面常服，坐在左次間的炕上，端了一盞茶徐徐呷著。

顧雲嫵早到一步，顧雲錦進門時，就見她正坐在炕几的另一邊，面上有些不喜，蹙眉道——

「娘，妳喚我有何事？今兒累了一天，我正要歇下呢。」

許氏忙安撫道：「娘知道妳乏了，待會兒便早些歇息可好？」話畢，她見女兒抵牾唇應了，方轉過頭來，對福身請安的兩庶女道：「起吧。」

許氏面對庶女們，面上表情淡淡，與方才判若兩人。

顧雲錦兩人依言而起。

兩位庶妹行禮時，坐在炕上的顧雲嫵沒起來，她接過丫鬟遞上的茶盞，有一下沒一下地刮著茶葉沫子。

許氏膝下二子一女，兒子的教育不歸她管，她便十分寵溺女兒，往日只要不是顧繼嚴在場，顧雲嫵皆如此，她也不以為意，從沒呵斥，自小到大皆如此，顧雲嫵早就習以為常了。

顧雲錦一直擁有成年人的思維，她心中對嫡姊不甚喜歡是必然的，但她知道顯露不滿毫無用處，反倒會讓自己吃虧，因此表現一直淡定如常。

潛移默化很重要，許氏護不了顧雲嫵一輩子，早晚有人能讓她吃虧。

顧雲錦覺得，她對這母女二人無愛，沒必要鹹吃蘿蔔淡操心。

顧雲淑面上低眉垂目，但從顧雲錦的角度瞥過去，卻能見她袖下微微動了動。嗯，大概是攥了攥拳吧。

顧雲錦很早之前便發現，她這位妹妹亦非真這般懦弱無能。

話說回來，顧繼嚴不大搭理後宅，許氏一人獨大，她的手段頗為粗暴，但因擁有絕對實力，因此相當有效。顧氏二房僅兩個庶出女孩，兩人雖「懦弱木訥」，但都順利成人且沒有長歪，這就很能說明問題。

顧雲錦表面不動聲色，暗自瞟了眼滿臉不耐煩的顧雲嫵，這姊妹三人，大概就她城府最淺吧。

許氏又垂首喝了一口茶，將手上的青花茶盞擱在炕几上，方抬眼看著兩個庶女，淡聲吩咐道：「妳們表哥落水病中，怕是心中苦悶，妳們姊妹幾人便替我前去探問一番吧。」她往顧雲錦身上瞟了一眼，側頭對顧雲嫵說：「嫵兒，妳領她們去吧。」

許氏到底心疼侄兒，她知道侄兒喜歡相貌姣好的顧雲錦，在她看來，這庶女是早晚要嫁過去的，多多前去看望也是好的。不過現在回了侯府，她不敢行事出格，於是便搭上了顧雲嫵兩人。

顧雲錦聞言心中動怒，雖說有親戚關係在，男女大防不必如外人一般嚴防死守，但這也僅限於日常見面時行個禮，如許氏這般特地吩咐已及笄的庶女去表兄臥室探病，那就過了。

許氏獨大十數年，行事越來越毫無顧忌了。

雖是如此，但顧雲錦還是壓下心中不悅，面上不見異色，與顧雲淑一起應是。形勢比人強，且顧雲錦心中不覺得探個病能如何，她不過是顧忌事情傳出後會有損自己的閨譽罷了。沒辦法，活在古代，若不能掀翻原有條框，最好就乖乖地在規則內行事了。

她心念一轉，倒是將顧忌放下了。如今二房身在侯府，侯府是祖母的地盤，祖母絕對會將這等事祕密按下。

顧雲錦毫不懷疑一個侯爺夫人的能耐，她想起不久前上官氏看過來時，那微微閃爍的眼神和微不可察地挑了挑的唇角。

許氏此舉必然會讓祖母心生膈應，屆時祖母大概會有所舉動。

顧雲錦自小離開侯府，且她是庶女，她不敢去賭上官氏對她們到底有多少祖孫情，這個很不可靠。在勛貴之家，大概利益會更永恆一些吧。

因此上官氏將姊妹三人招到跟前時，顧雲錦才會適當仰臉抬眼，讓對方看得更為真切。

一個美麗的庶女是聯姻的很好棋子，如果用得好，能讓家族的地位更加鞏固，是一大助力。

顧家兩房無論嫡庶，女孩都不多，這種情況下，讓一個最美的庶女嫁給嫡母娘家的落魄侄兒，實在是太浪費了。

顧雲錦推己及人，她覺得上官氏是武安侯府當家主母，不論從感情還是利益出發，對方都不會讓這事發生。

也是因此，顧雲錦當初得知顧繼嚴調任返京後，她心中一顆大石落地，許成德已不再被她放在心上了。

此人便如同癩蝦蟆上腳面，雖噁心人，但絕無能力咬人。

顧雲錦晨起後，先到上房請安，接著許氏便領著姊妹三人繞進後廊向東，往上官氏所居的頌安堂而去。

許氏出京多年，回家後首次給婆母請安，不敢怠慢，她匆匆而行，跟在後面的二房姊妹三人自是緊隨其後。

顧雲嫵出了許氏的正房後便規矩了不少，乖乖跟兩個庶妹走在一處。她人雖驕縱，但不是無腦蠢貨，自然知道回了侯府後，在外頭便不能如往日肆意。

顧雲錦安靜一如既往，她順著碧桃的攙扶進了一條寬敞的夾道，再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到了頌安堂。

進了門，世子夫人余氏領著大房的孩子早一步到了，見了許氏，妯娌二人便寒暄兩句。

余氏是繼室，前頭的世子夫人生有長子與長女，她後頭進門，懷孕也晚些，因此生的孩子年齡與兄姊相差很大。

顧雲錦看著她身後的幾個孩子，最大不過六、七歲，小的僅兩歲上下，還在乳母懷裡歪著。這些孩子中有兩個是余氏嫡出，分別是一男一女，餘下三個是庶出，兩個男孩、一個女孩。

顧雲錦了然，看來她先頭的那一個伯母要比余氏手腕強。

世子原配嫁入武安侯府八、九年方去世，這期間無一個庶子出世，便是顧雲錦那個庶出二從姊也是陪房丫鬟生的，余氏這邊就差遠了。

許氏的想法大概也相同，竟謀算起侯府的管家權來了。

她在侯府留有耳目，因此對侯府的情況很清楚，中饋握在上官氏手裡，余氏進門多年亦不過是從旁協助，打打下手罷了。

待上官氏從後房門中進來，在上首落坐後，眾人說笑一陣，許氏眼珠一轉，便笑著說道：「母親，銘哥兒大喜，家裡諸事繁忙，兒媳閒來無事，欲與母親分憂。」

這個銘哥兒，大名顧士銘，他便是世子原配生下的兒子，武安侯府長子嫡孫。顧士銘年十八，正當娶親的好時候，聘禮已經下了，只待半個月後親迎。他在顧家第三代中身分最貴重，親事尤為盛大，早早便佈置起來。

顧雲錦昨日進門時，見四下裝飾頗為喜慶，便是此事之故。

這個當口，上官氏及余氏自然忙得不可開交，許氏窺見了時機便想插上一把手，藉這個機會理事，日後便順理成章了。

許氏如意算盤打得極好，這侯府雖然最終是大房的，但舅姑身體康健，短時間內絕對活得好好的，理家便要過手銀錢，這麼長一段時間，夠她攢上不少私房。

前年許氏娘家遭事時，她幾乎把所有嫁妝私房都賠上去了。

顧繼嚴官運亨通，自不是無腦蠢貨，他雖不管後宅之事，但只要把住每月撥過去的銀錢便諸事妥當。

嫁妝是婦人私產，顧繼嚴雖不能說什麼，但不代表他會樂意媳婦挖自己牆角，因此許氏這兩年並沒攢下多少銀錢。

嫡女尊貴，除了身分以外，她還有很多實惠，其中之一便是出嫁時親娘會大量貼補嫁妝。嫁妝對古代女子而言有多麼重要，不言而喻。

許氏此言一出，余氏與顧雲嫵的表情都有些變化。

余氏面上微微一僵，不過她經過多年歷練，須臾便了無痕跡。

顧雲嫵就差得遠了，她目中陡然放出光芒，不自覺盯著上官氏，執帕之手攥得緊緊的。

坐在下首位置的顧雲錦面上卻毫無變化，只安靜看著，反正無論許氏得了多少好處，她都沾不上邊。

下邊眾人心思迥異，卻無一不關注著上首的上官氏。

上官氏聽罷只微微挑唇一笑，垂目呷了口茶，方不緊不慢說道：「家裡的事，我跟老大家的還忙活得過來。」

此言一出，余氏暗喜，許氏與顧雲嫵大失所望。

上官氏的話還沒說完，她放下茶盞，看向強自保持平靜的許氏，淡淡一笑，「老二家的，我看妳這般閒著，卻是不好。」

許氏聞言一愣，不讓她理家，又說她閒著不妥，為的是哪般？她忙笑著說：「兒媳愚笨，不知母親的意思是……」

上官氏面上悠閒的神態陡然一變，她板著臉，抿了抿唇，看著有幾分不悅，「為婦本分，老二家的可知為何？」

她方才和藹可親的形象一掃而空，眸光銳利，由上而下盯著許氏。

待在旁邊圍觀的顧雲錦暗暗點頭，這才是上官氏的真實面孔，她早就知道，能穩居侯爺夫人之位數十年的女人，豈是好相與之輩。

但看世子夫人余氏，進門多年，在婆母跟前依舊戰戰兢兢，半句話也不敢多說，就只有許氏逍遙已久，十數年間無人給她緊緊皮子，才會一回府就撞到槍口上去。

許氏有些懵了，但上官氏卻清醒得很，她接著又說：「為婦之責當是相夫教子，過於費心其他，便是捨本逐末。」

這話聲音不大，卻字字清晰，這些俱是婆母正經訓示兒媳的話語，不要說當事人許氏了，便是余氏也恭謹的低頭聽著。

上官氏盯著小兒媳的目光有些冷，這許氏在外多年，膽子肥了許多。

許氏有一樁事讓上官氏極為不滿，便是顧繼嚴的子嗣問題。

顧繼嚴出京十餘年，膝下竟僅僅添了許氏生的一個幼兒，餘下妾室，不要說兒子了，連女兒也沒能順利產下，個中是誰的功勞，上官氏了然。

她氣憤又不喜，只可惜鞭長莫及，派人千里迢迢給兒子送了妾室，許氏是不能拒絕，但過後的手段依舊使得十足。

這事上官氏憋了已久，不過先前想著，二房剛回來，要整治許氏不在一時，還是等顧士銘娶親後再說。誰料到許氏放鬆已久，辦事這般膽大，竟命二房一眾女孩去前院探問那個什麼侄兒。

顧雲錦等人剛往前院去，上官氏便得知此事，她氣得當場將一整套汝窯瓷器掃到地下。

那姓許的不過就是個破落戶，顧家收留他已是大仁義，許氏姑侄竟敢作如此想！

她顧家的女兒，便是庶出，也容不得姓許的高攀。

新恨舊仇一疊加，上官氏立即發作，她是婆母，無須顧忌任何事。

上官氏微抬下頷，身邊的嬖嬖會意，讓人領了幾個年輕女孩進來。

這女孩有三個，一律身段苗條，面龐柔美。她們穿著、行走間規矩嫻熟，顯然是深知規矩的家生子，不過她們身穿薄綢掐牙褙子，衣著打扮全然不似丫鬟。

顧雲錦看著三女恭敬給諸位主子請安，聲音婉轉，動作輕盈，她不禁眨了眨眼睛，看了看上官氏，又瞥了眼許氏。

很久以前她就覺得許氏行事太過霸道，若回了京城，怕會引起祖母大反彈。

在古代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婆母與兒媳之間是立場完全相反的。

果然，事情來了。

顧雲錦面上不動聲色，心下卻有些小高興。

沒辦法，她雖心態極好，生活態度也頗佳，但面對嫡母多年打壓，說心中舒暢那絕對是假話。

因此許氏倒楣挺讓人痛快的。

接下來的事情發展一如顧雲錦所料，三個相貌姣好、身姿端正的丫鬟嬌聲見禮後，上官氏也不廢話，直接讓許氏把人領回去，末了又道：「二房子嗣繁茂方是妳之重責，許氏，妳可知曉？」

這回連老二家的也不喚了，上官氏神情肅然，聲音嚴厲，說的話已經極重了。

不管許氏心裡如何想，此時此刻她只得立馬站起，恭聲應是，並謝過婆母訓示。

許氏到底生了兩個嫡子，上官氏也不能太過，她臉上緩了些，點點頭說是乏了，讓眾人散去。

諸女出了門，一道命令便自頌安堂傳出——

大少爺喜事在即，府中忙亂，又有姑娘們歸家，門禁需嚴謹，若有外男入內宅拜見，須有僕婦貼身跟隨，以防衝撞了姑娘。

這個意味深長的命令直接杜絕了顧雲錦與許成德的再次接觸，不過許氏此刻無暇他顧，那幾個標緻的女孩已佔據了她全部心神。

長輩身邊的貓狗都較尋常貴重幾分，這話用在上官氏賞二房的幾個女孩身上亦十分合適，因此這幾個女孩初到二房便是姨娘了，不必由通房熬起。

許氏有多氣無須多提，但到了晚上，顧繼嚴回正房後，她亦不得不澀聲說起此事。

顧繼嚴點頭表示瞭解，其實早有人向他稟報此事，他早就知道了。

許氏的為人，顧繼嚴與其夫妻多年，自是頗為瞭解，不過他天生不喜歡搭理這些瑣事，兩個庶女健康長大成人，這是他的底線，髮妻沒有侵犯底線，他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了。

公務繁忙，他很是疲憊，閒暇時只想歇一歇討個樂子，不希望再分神去處理後宅諸多瑣事。

說到底，顧繼嚴外放多年，上下打點停當，本職工作優異，一再升遷，現今已是從三品太僕寺卿，他並非糊塗透頂之人。

顧繼嚴對於親娘的體貼自是欣然受之，他囑咐許氏好生伺候母親後便出了正院，往旁邊的小院行去。

幾個年輕貌美的新姨娘便安置在幾個小院中，顧繼嚴往那邊去，自是要好生受用一番。

正房裡頭，只留下一個咬牙切齒、面目扭曲的許氏。

那天之後，顧繼嚴夜夜歇在新姨娘們那邊，其他一干舊人便空閒了下來。

顧雲錦擔憂林姨娘不好受，還特地隱晦的安慰她一番，不想她反而笑著說，她能有一個女兒已經很歡喜了，其他的並無奢想，言下之意便是對顧繼嚴並無什麼情愛。

顧雲錦聞言放了心，這樣就好，在顧家這種人家，生了孩子與沒生產的姨娘待遇是完全不同的，便是女兒不及兒子，那日子也過得不差，單說新分到林姨娘小院的僕婦態度便足夠恭敬，只要不牽扯到情愛，林姨娘便是無寵也能過得不錯。

如今在許氏跟前，粉嫩如花骨朵的新姨娘們已吸引住了她全部火力，其他人過得頗為輕鬆自在。

許氏是正房，要折騰妾室有的是法子，不過這些家生子出身的新姨娘也不是簡單人物。

她們家裡是世僕，在侯府多年盤根錯節，如今三人立場一致，自然而然站在同一陣線，這個龐大的人脈一拉開也是很有力量的。她們不能公然與許氏叫板，但暗地裡使些小絆子也是常事，反之，許氏上頭有婆母盯著，人又是上官氏賞下的，加之人手方面的掣肘，她往日在外時所用的手段便施展不出來了。

這些憋屈雖小，但許氏往常何曾受過這些。她自娘家敗落後，性情便越發偏激了，這一陣陣煩躁讓她心如火灼，焦躁如焚。

這般事事不順過了幾日，許氏的想法難免越來越偏差，竟想跟上官氏對著幹，故而在許成德病癒來請安、暗暗探問親事時，她直接一拍炕桌，陰著臉道：「你放

心，這事必定能成。」

Crescent